

思然。卜酋雖已灰心。要挾意尚未已。往來講折。直至今年六月間。酋見要挾不得。方謀具揭。忽有虜婦之變。虜中念經修齋。復稽一月有餘。九月方始具揭。請封。諸酋果因天寒告假而歸。昨聞朝使到邊。酋亦傳調各部來邊。臣已具虜封在邇。幾事宜慎等因。一疏題。請封虜。但當待其自至。不當汲汲求之。今閱邸報。科臣趙興邦一本爲虜封未妥。成命久懸。謹陳揅縱之權以存國家大體事。內言素酋爭講家事。稽遲王封。一可慮。二言臣等因虜來遲。急爲請

求。不無要挾。二可慮。終之以收回。成命待其叩關講求。徐與原爵等因。大素酋之爭家事。亦誠有之。然與王封無與。臣等若聽要挾。肯與加賞。封事之成。不至今日。皆可無慮也。惟是卜酋受封之遲。近乎藐我王章。被爵示絕。此四十年來。無此議論。深足以尊國體。而折虜情。臣之所深服求。廟堂一發此言。而不可得也。中外但知以封爲封。不知以不封爲封。三鎮人情之怯懦。近乎餒夫。四十年來。夷虜之桀驁。甚于驕子。臣于虜使訶之斥之。不少假借。見者聞者。

無不以爲太剛。不知不折之以威。則不足以示恩。不
 懼之以戰。則不可以成款。故臣于四月間。謹陳馭虜
 機宜一疏。內言臣之守三鎮。不必專恃王封。臣之威
 王封。不必專仗虜婦。正有見于虜情之積嫚。不可不
 障其狂瀾。將士之積弛。不可不作其銳氣。振刷自今。
 方可爲百年長久之計。今五路諸酋內向者。皆已得
 陞。素酋桀驁阻封者。亦已革面。卜酋一孤雛耳。何能
 爲。在今日請命而後歸。在近日聞命而報至。既無要
 挾之態。全無悖慢之詞。我一旦絕之。近于太甚。姑寬

控制諸部自愛回海

其後卜酋亦不能

以待之。不過三春之間。當有結局之日。且聞科臣禱
 爵之言。必破其稽遲之膽。所助于今日之封事。其功
 甚不小也。臣常言。國家馭虜。當爲漢之強。不當爲
 宋之弱。在今日臣宜申論科臣之言。以懾虜志。而又
 宣布。皇上之德。以收虜心。則威惠並行。而封局可
 結矣。伏乞。皇上勅下兵部議覆。行臣等遵行。

夷酋求貢疏 北虜封貢

臣接邸報見御史劉廷元一本。爲狡虜狂態。方張封
 事結局宜善乞。勅督臣速加經理。以終舊業。以赴

新命事大抵言卜石兔素囊明暗諸酋擁衆十餘萬部落四集要求百端而臣多方支吾宜亟講所以紓目前之患釋擔之地等因蓋因傳聞卜石兔糾集部落臨邊進貢臣離地方人心不無危懼故有此疏然臣之處此不爲無策請以虜之情形與愚臣操縱之計爲皇上言之去歲六月初九日虜王卜石兔受封禮成極其恭謹惟有所與素囊相爭家事祇候受封之後聽憑五路台吉會三大部諸夷與之剖分不意卜酋進馬謝恩之後五路台吉得病回

巢未幾物故虜中無人主事三酋家事相爭未決今春虜王卜石兔有書求臣代伊主張臣以五路台吉之弟宰生台吉者聰明知理恭順足使諭令糾集諸部責以大義前與二酋解紛素囊久不肯服蓋捨力克與虜婦三娘子仔日大同得勝市賣馬一千餘匹山西水泉市賣馬一千餘匹虜王虜婦原是一家無分彼此及捨酋物故捨酋長子之子卜石兔例當受封素囊爲虜婦親孫止當受賞此酋狡黠多謀內恃虜婦之愛竊窺王位友阻卜酋不許受封自丁未至

辛亥。久持未決。及 皇上用臣總督素酋方肯屈服。卜酋始得受封。虜婦雖與卜酋聚廳。然辛亥五月成婚。壬子六月物故。素酋亦未肯尊卜酋爲虜婦夫也。况夷狄之俗。父切身故。所遺家產。偏與幼子。素囊曰。兩鎮千馬。是我祖母所遺。我應獨賣。卜酋曰。兩鎮千馬。乃我虜王之物。我應獨賣。彼此相爭。不肯相下。虜王曰。中國之令。每年進 貢一次。方許開市一次。爾旣獨專賣馬。我不進 貢。爾馬何時得賣。以此挾制素酋。欲分其馬。虜王又謂諸部曰。爾衆不與我斷

家事。我不進貢。爾市亦不得開。以此挾制諸部。欲令衆同處分。多分其馬。蓋虜王全恃 中國之力。以自立。非臣爲之。糾集部落。則部落亦不能齊。素囊亦畏 中國之威。以自斂。非有 中國爲之。鈴束則素酋之橫爲。誰制。卜酋講封之。初臣非樹素囊一枝爲疑兵。則卜酋之要挾。將無厭足。卜酋受封之後。非臣能合散諸部。則素囊之阻梗。將無已時。蓋欲二酋外相合以尊 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心。又使十二部外相合以聽卜酋之約束。內相率以感 中國之恩威。則

中國永享太平之福。而絕無夷狄之禍。此臣之密機。未可以告人者也。八月間諸夷正會與素囊講處家事。一旦聞皇上用臣回部。卜素二酋與諸部夷人皇恐不安。相率謂曰受了中國大恩。久未進貢。軍門人朝必曰我不恭順。家事是小。進貢事大。且置家事莫講。約去進貢。及聞臣不候代。卽時入朝。又相率差夷五百餘人。入邊留臣。臣慰而遣之。許其來貢。而皇上嚴旨催促再三。閣臣方從。哲亦有書促臣。臣心口自語曰。臣速離地方。則稍拂

夷情。欲候諸夷貢到。則久稽明命。臣召總兵王威屬之曰。虜王求貢。我欲入朝。將如之何。王威對曰。九邊事大。大同事小。虜王之貢。自有舊章。事非難處。威當任之。臣又謂中軍官戴延春曰。今嚴命催督甚急。虜首何以待之。戴延春對曰。投職方畧。無不遵行。臣再語二臣曰。候計而行。臨期有事。再與大同撫臣石昆。同確而行。表貢之式。進貢諸部。例有陞賞。應告署事宣府撫臣汪道亨計議而行。臣至兵部。從中調度。隨機應變。更復何憂。臣始於本月十八

日自陽和起程。次日行至蔚州，接見臺臣之疏，欲臣速加經理。經理二字，自是名言，惟速之一字，則未可欲也。何也？夷狄何我鼻息，聽其自來，則彼輕而我重；我求於彼，則彼重而我輕。貢者以下貢上之詞，有求於彼，則體褻；無求於彼，而彼自來，則體尊。方今三鎮虜情，皇上如天畏，中國如虎。自臣入鎮以來，四年之間，有一夷生事者乎？無論生事，去年臣授封之時，此妓素囊左夷來稟曰：往年頒封中國兵馬守邊，今年頒封台吉差人守邊。臣慰而許之。

之。自山西至大同沿邊，未嘗多費兵馬。未嘗多費沿

封時鄭司河率兵臨邊

邊糧料。此萬耳萬日所共見聞。臣敢飾說，此亦可以

明夷人之不敢不恭順也。臣今人朝，若以後禍遺

地方，若以難事遺後人。皇上舉以問臣，臣將何辭

以對？况臣叨執兵柄，夷雖犬羊，頗知利害。臣有以知

卜素諸酋之不敢也。臣向來矢心為國家幹實事，

嫌於自伐，今為臺臣之言，不得不述其顛末如此。以

安內外之心。臣心實耻之。至於臣之進止，惟皇上

之命，臣不敢專矣。

料理馭虜疏

北虜封貢

臣惟虜之難馭也。自古已然矣。然在其中國之自處也。其國勢欲強。其馭虜也。其見機欲審。其應機欲當。非可以嘗試而漫爲之也。北虜自俺答至今受封已四世矣。然自捨力克以前。其授封頗易。自捨力克以後。其定封甚難。何也。俺答之受封也。以孽孫之在中國也。黃台吉捨力克之受封也。以虜婦之中主也。虜婦聰慧善謀。兵權在手。上佐虜王。下撫諸部。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當時所難者。只在虜婦之不肯許

婚。虜婦許婚則封事指顧定矣。然捨首之封。不可謂易。中外所知也。其難於婚而易於終者。以虜婦效順中國受封之後。修貢開市。循例而行。不復爭也。此所以易也。若卜酋之封也。自丁未至辛亥。虜婦不肯許婚。素囊阻梗無已。所以然者。素囊欲篡虜王之位。因以擅市賞之利。虜婦不能制也。卜酋欲襲虜王之位。以奪專虜王之利。素囊不肯分也。辛亥卜酋雖與患順成婚。而兵馬向在素囊之手。所用中國亡命。如中行說者。千百成群。咸歸素囊。卽虜婦未故。卜酋

徒擁虛名，不能有所主張。虜婦旣故，卜酋雖受主封，而與素囊爭分家財，久不相讓。今虜中主事無人，兀慎之心，無能爲也。五路故矣，不可謂作也。五路之弟打賴寧生台吉者，雖頗聰明，知理素順，堪使。然夷狄之俗，父母故後，所遺家產，原歸幼子。素囊執此之例，宰生台吉亦無知之何。卜酋必以襲封之故，定欲盡得虜王之賞。素囊必不肯讓。虜王必不肯止。臣欲代虜分家，豈國體哉。卜酋去歲受封之後，十二月曾遣二弟班兒慢台吉、他兒泥台吉，挾持弓矢，撒袋前

來進貢。行至素囊地方，又爲素囊遮留，曰：家事未妥，如何進貢。卜酋二弟又復回巢，此素酋阻貢之情。大同全鎮所共知也。今十月間，聞臣奉旨回部，素囊頗分與卜酋馬二百匹，求伊進貢。卜酋嫌少，必

求多得。此虜王挾素囊之情也。臣雖屢差通使，責以大義，卜酋終以家事未妥欲借中國之力，以挾分素囊之馬。故遲遲其來，爲挾素囊非敢侮中國也。臣之處此，但行令臨邊將吏姑停大市，必待貢到而後開。素酋欲開大市，必當與卜酋分家。素酋與卜

酋分家則卜酋之貢自入。機之在我。止於如此。至於能止大市而虜不敢爭。只有簡將練兵。謹守封疆。使虜不敢狎。貢之遲早。皆所不論。虜之家事定。則我之大市開。此不求虜而致虜之道也。若定以期限。求其速至。則虜窺我有求彼之意。反啓其要挾之心。科臣姚若水所謂修其在我。已有常勝。遲則責之。逆則創之。皆爲定論。愚臣今日所行。正惟修我邊備。聽其自至。有合於科臣之言。至於愚臣奉命催促至嚴。方敢啓行。使當時置印有人。臣亦必當以完貢上。

請不使地方驚疑。以致紛紛。如今日也。臣今奉旨

處置貢事。謹已悉心料型。以求上副聖心。但事完

遲早不可知。所有兵部尚書臣必不能赴任。伏乞

其後涂卒不得正中樞之旋

呈上別簡名德大臣以充茲選。使臣一意遵奉。以候

新督臣之來。庶臣之罪過可逭。而分義務安矣。

大計紓國伐謀疏 北虜封貢

臣惟中國之馭虜。貴有長策。而人臣之謀國。貴

有遠思。惜一時之小費。而不足以奠生民之安。固謂

不仁。泥相沿之舊規。而不足以權國家之利。亦謂

不智。此國計夷情兩者皆重，而不可不熟思以權之者也。臣奉命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去年六月初九日奉勅授封卜石兔為順義王。八月初八日卜石兔貢馬九匹謝恩。臣會同撫臣石崑玉具疏恭進。九月十四日禮部題發順義王卜石兔賞大紅蟒白澤紵絲衣各一襲，綵段十五表裏。伊妻大紅五綵紵絲衣一套，綵段四表裏。十一月初八日臣軍門塘官鎮撫戴雲程齋送至邊，臣已行邊將宣諭頒發訖，是封貢一舉完局久矣。惟是年例貢市

卜石兔因與素囊相爭家事，久未來進，臣亦聽其自來。未敢急為催促者，蓋亦謀國一念亦衷，未敢明以告人者也。請為皇上言之。查得虜王并各枝酋首每年貢馬五百匹，內選進上馬三十匹，留邊給軍騎操馬四百七十匹。虜王應給欽賞綵段三十表裏，虜婦應給綵段八表裏，素囊應給綵段一十二表裏，其虜官虜婦番僧夷使共一千二百六十八員名口，或有八表裏者，或有四表裏者，或有三表裏者，或有二表裏者，仍各有衣一套，卽一年之賞為數

不可勝計。若以五年積算，內府爲之一空，而大同
 每年馬價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千兩，自三十八年至
 今五年，應該馬價五十萬兩，撫賞十一萬兩，山西每
 年馬價四萬兩，撫賞一萬四千兩，自三十八年至今
 五年，應該馬價二十萬兩，撫賞七萬兩。若使虜王不
 爲爭家，一時補貢齊到，則帑藏爲之一空。凡此皆
 臣所深惜，不甘輕棄以飽豺狼之喙者也。夫中國
 之封虜王，非真責以諸侯之禮，使之朝貢以時，以
 藩屏王室也。不過藉此爲羈縻之計，使之不犯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爲盜，則已矣。其市馬也，非真得其馳驅之力。不過
 藉此交易，以少給其衣食之資，使之不犯邊，不爲盜
 則已矣。若使虜王不犯邊，不爲盜，而又不進貢，使
 中國不費○快○以○論○可○有○損○也○。欽賞不費馬價，不費撫賞。此從來所無
 之事。豈今日所易得哉？虜王苟明於計，使受封之後
 卽時進貢，與素囊合而求中國數年之賞。中
 國固無詞以拒之。今爲家事相爭，少種貢期。然何
 嘗一日忘中國之利。中國倘急欲其來，則是以
 利輸虜，而又欲其早得之在。中國未爲得計也。臣

奉 命完貢豈敢復言。但封王之貢。既已久完。而年
 例之貢。所費不貲。此 國家大計。不敢不一闡明。以
 祈 皇上之洞鑒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
 果臣言不謬。或於虜貢之來。姑待其自至。不必限以
 時日。以啓其要挾之心。或聽其陸續漸補。不必責以
 盡來。以罄中外帑藏之積。則於 國體未爲失。而
 國計或少補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志慶與游參閱

周中丞奏疏

疏

周孔教

東封誤國亟賜議處疏

議處東封

臣聞古之良將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隗
噐之可圖決机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乃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紙爲著龜，冀倭奴之不變，僥倖封事之萬一。噫，愚亦甚矣。况臣細玩楊方亨之揭詞，猶然騎墻，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章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爲之變哉。試觀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况倭奴千變萬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禮儀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賈用不售。子子

干旌節，敝旄落，關白之機，閔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尚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陛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

頭忙著祖生鞭。又曰：還國好縫皮眼罩，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爲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命，爲外國姍笑。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天威一震，中外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爲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

重公則宴賞私則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
 濶視旁若無人竟不陞謝又為陳三日之市飽其欲
 而去乃我堂堂天使卸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
 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鏑橫艸
 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
 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袂
 而起為死者一洗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
 卒斬郅支首雪邊吏之宿耻威鎮百蠻今以天朝
 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虎強之以必不受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耻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變即
 封亦變故皇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者危也惟有

議守為今日第一喫緊勝算何也臣聞議封之始業

倭不欲封而欲貢其情極真即倭國

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
 在空名明甚吾斬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

之欲以封之局定不能也

以石棗啼必不正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
 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
 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
 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

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卽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飢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之所謂危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爲上策。朝鮮吾之藩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神京震。或謂朝鮮當弃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弃。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丞選慣戰廉勇驍將。精簡銳士。電赴朝鮮。合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

然朝鮮苦我將吏甚於苦倭

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簡兵。當以半月爲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著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未不舉鴻毛。便當譬猶石田。弃若雞肋。扼喉鴨綠之江。負隅虎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倘或長颺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絙艸之堅。成彼破竹之勢。虎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

合響應。根本動搖，關係非小。故守遼陽爲下策，謂之無策可也。散今勢在燃眉，速如覆手，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若石星終迷不悟，剛復不反，仰鼻息於馬上之口，敲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誤國，噬臍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淮淝之却秦師，由廟廊處分已定，河北之廩唐令，在廟算處置得宜，故封事敗壞，星固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輔臣趙志臯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盡，酈瓊之叛，張浚見上引咎曰：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憂，臣聞東事之始，

志臯不惟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敗迺公事。先是臺臣郭實上疏力爭不可，語侵志臯，乃志臯切齒恨之。至今貶逐而去，側聞彼時刑部侍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正，志臯怫然不悅。人人共聞，今郭實之言驗耶？不驗耶？志臯又將誰諉耶？夫宋應昌通國皆曰不可用，志臯獨曰可用，東倭通國皆曰不可封，志臯獨曰可封，力排公議，從吏石星爲此禍階，實爲戎首，是志臯誤國之罪，不在石星下。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鳴漏盡，夜行宜息，若

志臯者揣身量分，久當知足，乃外託闕庭之戀，內深子孫之憂，牽力衰朽，覩顏就列，鮮廉寡耻，其如禮何？禮七十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職司糾正，釋此不問，安問狐狸，激貪風競，宜從隗始，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臯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陛下又何愛此等無用之臣，以誤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可再誤，卽皇上不忍加罪，合無勒令二臣致仕，別選道德弘備，邊情諳練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隙，惟是時事多艱，將相得人爲急，故不避嫌怨，冒昧上陳，伏祈皇上留神省察，社稷幸甚。

邪謀誤國乞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昭察邪謀

臣以愚戇荷蒙

聖知，起補言路，竊見

皇上有大

爲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下每每懷欺面

謾。皇上恤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卽今倭

奴猖獗，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鬪，近在藩垣之外，而往

往泛泛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造爲邪說，沮誤大計，黨